



山根

我嘗試在鏡子前認識自己的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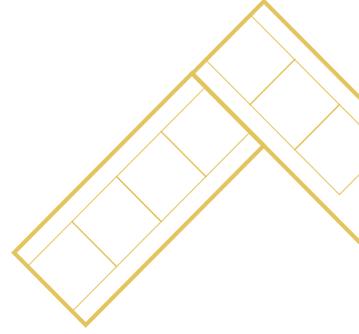
什麼樣的臉型？拍張照對著圖形比對。眼睛是什麼類型？用不甚精確的手指測量眼尾長度。鼻子……鼻樑太過扁平，也無數次揉捏鼻尖的軟骨，試圖讓它更挺一些（自然沒什麼作用）。最後對著鏡子轉了轉頭，看看拓印在上頭平坦的側臉線條。

果然人很難分辨自己的長相吧。好像總是硬要從同一張寡淡的臉找出新的什麼。

房間的燈管有些老舊，甚至會有一段是較暗的，光線也開始泛黃。睫毛的陰影疊加在黑眼圈上，我數次仰起臉讓光線照到眼袋，好像若是能夠讓它消失一瞬，那麼存在就像錯覺。高的顴骨也讓映下的光影很錯亂，我用掌心貼在臉頰上感受鮮明的突起，努力練習不要在笑的時候讓肌肉推擠眼睛。

夏天的初雨讓白蟻四處亂竄，紗窗的邊緣漸漸開始有些縫隙，白蟻的翅膀扇在窗戶邊沿上，頻率大約會持續幾秒鐘，在這之後有機會聽到東西掉落在樓下冷氣室外機上的聲音。

也有些幸運的白蟻能夠鑽進紗窗，一次又一次的去撞隱隱閃著的燈管，疲倦了就停在床頭櫃旁的書上，或書桌邊的化妝包上。



大概也確實到這樣的年紀。不由得看路上行人的眼妝，看同學精緻的瀏海與燙過的髮尾，於是著急的想要在自己的臉上也同樣加上些什麼。

化妝教程總是讓人看一看就轉移到購物軟體，然後對著鏡子笨拙的撐開眼皮，把各種粉末用刷子填補到褶皺內，這種程度的技術會讓人比較漂亮嗎？其實我並不太確定，但好像就是應該這樣做。

我覺得難以掌握的應該是修容，棕色的粉末以及黃皮膚，掌握不好力道和距離，棕色只是棕色，似乎和臉部線條一點關係都沒有。

好像妄圖要追求更深的輪廓，清晰的下顎線、深目、高鼻梁，要擺脫「土」、擺脫「平」，要換上另一張臉、成為另外一個人。

不要鄉土、不要貧窮、不要俚俗。所以我是誰呢？想是誰呢？

我生在臺灣的南部，廣袤的平原，卻從未真正踩過生出稻穗的泥濘，沒有捧起過濕潤的土壤，沒有真正埋下過蔬果的種子。

我曾站在爺爺那輩祖屋前，看綠色的水稻被風拂過，果蔬攀著藤架尋覓太陽，卻只覺得滿眼生疏。我確實不那麼經常站在陽光之下。爺爺曾經踩過這裡嗎？更遠的祖輩曾經踩過這裡嗎？從什麼時候越過汪洋到這裡的呢？

我平扁的山根就像家族裡的每一張臉，陌生的與熟悉的每一張臉，甚至是這個對我而言陌生的村落的標記。農田、秧苗，我感受不到對被安在這個城市、這個身份上的印象的歸屬感，卻也不經常看見無數道路交叉的路口繁雜的交通，以及捷運站匆匆的步伐。

所以我究竟想要是誰呢，又真正習慣看見什麼呢？結論好像意外的空白如收割完的田地，因為太習慣文字與圖片的吸收，對於真正的風與風景都有些模糊了。

祖屋是低矮的平房，磚瓦清晰可見，有木質的門檻，踏進去就是神明桌。清明祭祖後的午餐是春捲（自種的蘿蔔與高麗菜），只是探親的話就是簡單的炒麵與家常菜，內裡的空間不夠，我們便會端著飯菜到屋簷下吃，屋外有蒼蠅和其他我不認得的飛蟲。門口便直面稻田，綠色的稻田，黃色的稻田，空白的稻田，陌生的稻田。

田野不屬於我，山也離我很遙遠，海是一片平坦的。

太平洋的邊緣是這座島嶼，我努力在山海裡尋找我的指紋、我的臉龐，卻總迷失在碎的土地、碎的風與波光之中。

稻浪、山坳、海洋，誰最需要鼻影？順著鼻骨的輪廓，捏造新的形狀，我原先是平坦的，正在揣摩形狀，尋找五官的落點，

尋找最合適的距離與顏色。

撞上燈管的白蟻翅膀落下來，正正落到鏡子上，一道雙眼皮貼的形狀橫跨在鏡像與鏡像間，再向後一整隻白蟻都落下來，在白色的磁磚上沒有方向的亂轉。我終於關上紗窗前的玻璃，不要空氣、不要夜晚、不要暗的光。

我又捏起鼻尖的軟骨，白蟻撞上窗玻璃，聽聲響似乎真正掉到樓下的冷氣室外機上。樹葉上尚留存的雨滴也在緩慢的落下，緩衝的枝葉讓雨延遲下落，水聲星星點點。

即將沒電的手機正吵雜的播放新的影片，影片中漂亮精緻的女生正教大家用眉粉最淺的亮色畫鼻影。我用指腹去沾，卻控制不了合適的用量。

又一隻白蟻落地，吵鬧的扇著翅膀。

我終於在手背上蹭了蹭滿指的粉末，把眉粉盒塞回化妝包裡。然後去廁所卸掉未完成的妝。

水珠順著臉頰滑落，我努力想要張開眼睛，想要透過被卸妝油糊住的眼睛奮力看清，看清在眼前的鏡子、縱的山、橫的海裡的我，可是睜眼眼底卻一陣刺痛，看不清楚什麼。

然後我聽見又一隻白蟻撞上燈罩，掉進浴缸裡，頹然扇著翅膀的聲音。

劉子新



個人簡介

2005年生，嘉義女中三年級。喜歡一切閃閃發亮的東西，但沒有很喜歡夏天的大太陽，因為很熱。有一隻叫做諾貝爾的橘貓（6kg），他做錯事很愛裝無辜，每次都翹著尾巴走遠遠的。

得獎感言

謝謝評審老師，也謝謝一直支持我寫作的家人、老師以及朋友們。這篇文章是我跨出自己舒適圈的嘗試之作，能夠得獎真的太好啦。我是在國文課時看到電子郵件裡的得獎通知，然後興奮得一直亂戳前面同學的背。抱歉了凱音。

〈山根〉是一篇視點特殊的作品。作者抓住了一個普遍性的意象，又能從普遍性之中，看出不尋常的訊息。〈山根〉凝聚了作者之筆觸，同時帶出跟家族、環境與生命等思考。「田野不屬於我，山也離我很遙遠，海是一片平坦的。」落在文章中段，承先啟後，聲腔迷人，也讓這篇散文，提煉出一種「詩」的品質。或許正是山根意象之精妙，作者實寫之餘，也能掌握暗面，文章因而有其光影，令人揪心。全篇結構完整，白蟻意象繞行，畫面感極強。作者一路鋪陳，細膩用心，是一篇令人難忘的好文章。



AWARD
LITERATURE